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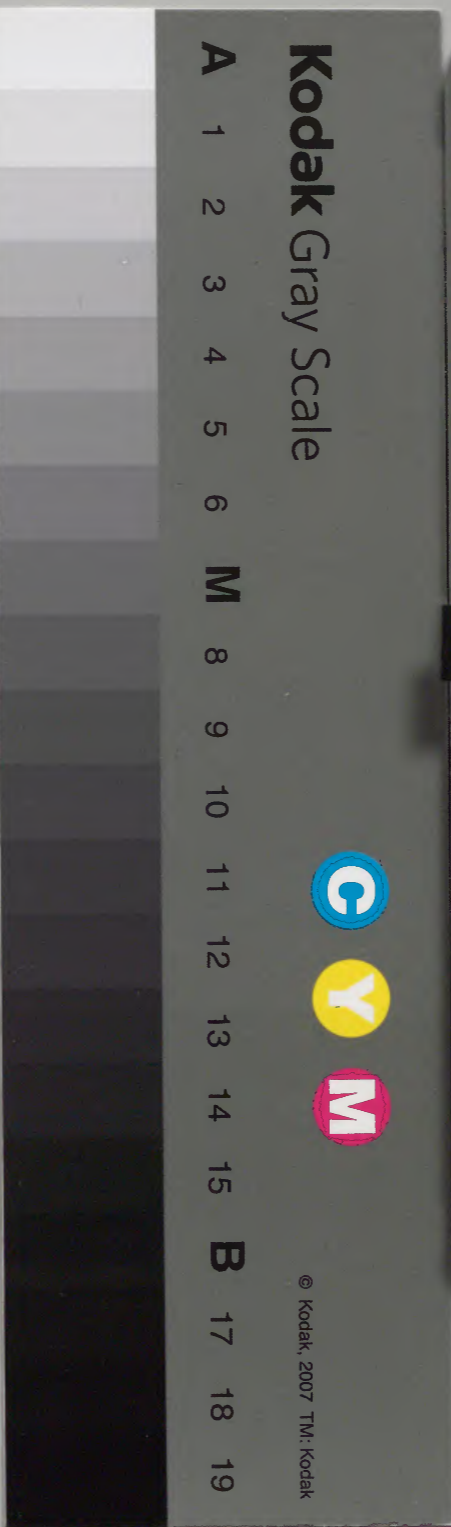
傳四十五之九

漢書門類			
九〇	五三	四三	二〇
函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〇	五〇	二五	二〇
函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3	
冊數	20 (14)		
函號	280	80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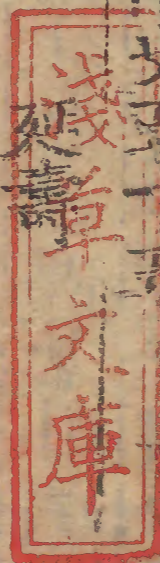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苑庫第四十五

李

南史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吳侯祥

子宜弘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字羅研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綸

昌義之

王基字休遠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
天正宋末為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上黃縣

男以年數成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紫曰美容三十二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忠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軀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蠶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部下殺害日甚使君家何益宗今欲起義三吳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褰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益兵朱雀門水號一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意欲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欲慶力止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如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車上田安慈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入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繫美如生

輿出尉更俱行非禮乃以余加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
燒梓畝門及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及躍馬而追羣盜反
走茂以不能式追殺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
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
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
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之班師歷位侍中中衛
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時天下
無事武帝方敷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
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妻
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

表環麗須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
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
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
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
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米無故編皆絕墮地
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方巨也樂既極矣能
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焉無禮為有司所奏徙
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
之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
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鹿麋每衆

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惟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前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願受中書舍人，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於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子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

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晉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心沖勸先迎南康主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復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市，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岳僧珍角，破三珍國於大航，景宗當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平入顛，西戎發甲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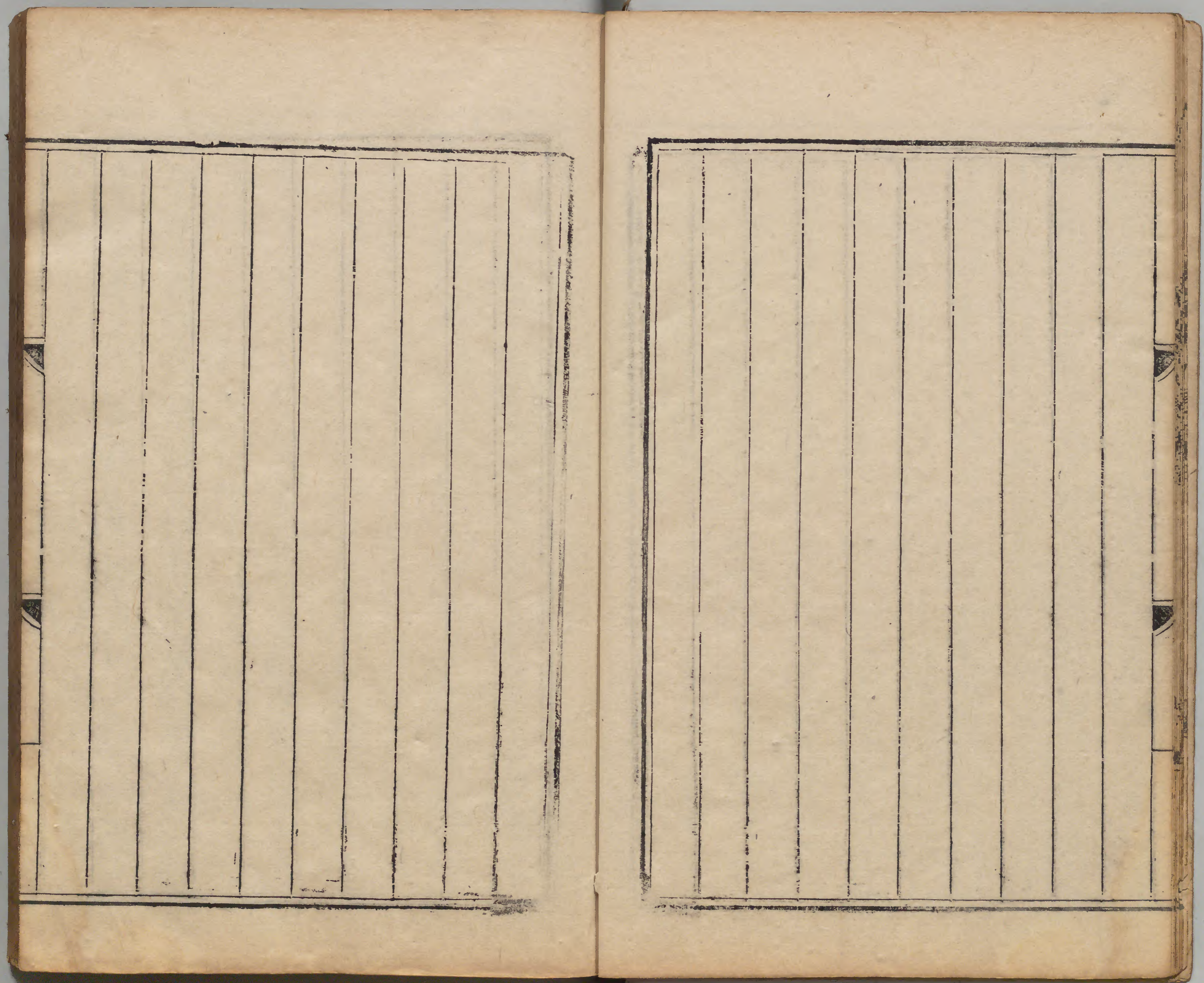
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營營爲衆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其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立於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闕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乃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而聞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人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輿運每物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爲攻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日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

劉斐遂章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雷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聖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留車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嘯大眼至熱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四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禱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出追停少時還靜自

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 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 鍾離蔣帝神報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 神之力焉凱旋之後朝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 馬景帝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 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 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 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 去時兒女悲歸來如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 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嘆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 拜侍中自是將軍景宗為人

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生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京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鷓鴣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巴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竇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
荊州竇留都下為東昏聽政王帥及崔慧景作亂竇以捍
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家
遣迎竇竇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事大統建鄴平
以竇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
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
八年起為司州刺史又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藍城縣公居
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
軍累遷兵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
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

遂帥譙州刺史湛僧知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遂卒乃
加曹使持節代遂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
戰剋捷尋救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
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
曹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
築城出曹後曹與僧知等之衆破之進攻黎衆貞威將軍韋
放自北道會馬兩山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
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
南豫州以曹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
百姓多流散曹輕刑薄賦改切農省役頃之戶充復卒于

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
侯簡等表請為曹立碑置祠詔許之曹美風儀寬厚有器
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曹侍
御坐帝謂曹曰夏侯溢於卿疏近曹答曰是臣從弟帝知
溢於曹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曹對曰臣聞服
屬易誅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曹歷六郡三州不為產
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
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安容每有
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子誼龍封豐城縣公
曹弟璣字志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

壯武將軍裴之禮直明將軍任思祖出我陽道攻平靜穆
陵陰山二關尅之時誰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
之瓊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
及瓊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
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及郢州刺史元顯達故許詔改為北司州以瓊為刺史兼督
司州封侯中大夫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
歲連兵人頗失業瓊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瓊兄實

先經此任至是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

曰我之有州頻但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瓊在州七年

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

之盛性奢豪後在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

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

謚曰桓子讓嗣官至太僕卿讓弟諱少麤險薄行常停鄉

里領其父部曲屯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為府長史明

被魏囚後為使長史言反諳前舉濟江頓兵上林館破

邸第乃君人富室一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女章

於王阮並有國色一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諱三破第為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
歷南譙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
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樹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
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數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
意酣賞待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第一時之驚
絕有頭林一張皆是慶初四面百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鑊
金花壽福兩重為神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
乏食緣路採麥作麥糞餵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麥
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
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救迎瑞豫王今送像下都弘率部

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矜亦塗經夏首
敷其為人抗用元法僧問之杖抗三息後為新興永寧大
守卒官

言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
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
未足識行燕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得志乃就江陵
卜者王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旌杖即非一州後一年
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士瞻之天門太守
王智慈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曹道士瞻
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臺

國中擲博無禪襄露為濟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請三
萬天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
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卒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荆
府城局參軍後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章鈞隱起鑿其精
巧篆文曰錫爾金鈞且公且侯士瞻至其後詳兒女女竊
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章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天監二年入為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
為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
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得之有十一領及賣
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是仕進所往凡九及

除二郡心憂之過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

顧軍制轉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

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末

帝起兵蕭穎士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在齊和帝即位

為右衛將軍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

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十人食

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

以填壘道恭灑內旋艤艦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

作伏道以決漸水。與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逆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五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其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復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胡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王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趙

鎮西將軍并尋。魏襄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西至孫固早卒，國除。

揚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心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勸命還。仲懷首公則，敕軍徒少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福年板為宋熙寧八年，守領白馬戍。主時兵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泄單為逃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察，白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

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
響構亂公則進討寧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
將軍和帝為荊州刺史公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
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
兵東下和帝即位改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
府之眾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
宗室之貴亦隸焉一邦城平武帝命眾軍即日俱下公則受
命先驅江州既定出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
豪不犯所在莫不稱頌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
軍府壘比樓與南塘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水

縱神鋒擊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
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
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
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輒公則獎
厲軍士勸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剽奪公則親率麾
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出公則營焉進
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
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
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
戶口克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勵一廉慎為吏人所悅湘俗

寧州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
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
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比侵公則威名素著
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
廉頗為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
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
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
降者數千口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
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
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
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
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瞻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
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
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眾與
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為益
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淮虢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為
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
端及既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
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

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
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
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
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
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
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李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
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李連
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李連罪許之降李連即日開城納
元起元起送李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
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遜欣故容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

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勉李連
也或曰身實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
一斛飲不覺足絕之為蜀士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
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
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
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
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
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
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
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

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

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謂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什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會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

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萼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萼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萼誣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三十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

之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水急不如悉船於城
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
走賴道根指路以今尋為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
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華奪竊臣不避揚名後世豈
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工茂常為前鋒武帝即位
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
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
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堯法宗傳豎眼
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漸壘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
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

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文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谷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來戰艦斷魏連棹魏軍敗績進爵為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宇不脩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踈踏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嘗為請尸曰有臣柳

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
遂以禮之遣柩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主室臨之禮也帝
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
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
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符堅太子詹事生
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二千餘家入襄
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為秦
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為流人所推相
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儻有志氣仕齊為華山太守在任

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
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
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
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
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
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
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
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
內沙土漂輕不堅貫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
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

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礮石依
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
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
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金萬小則銀鋤數千萬斤沈
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
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有穿身自疾疫死
者相枕蠅蟲晝夜聾言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
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
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衾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
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

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
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
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
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
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聚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
之開漱東注又縱反問於魏曰梁所懼開漱魏人信之果
鑿山深五丈開聚比注水日夜分流聚猶不減其月魏軍
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
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
子請三必戶其事旣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

諸綱與甄文通等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
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
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
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
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
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
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縊縷者
輒遺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帝為
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主二母
戰必提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江州刺史鎮鍾離四
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汉口義之為前軍攻魏
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
英棄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相隸斯魏悉移歸北議者
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并吞實也乃遣脩鍾離城
救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
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諸方抗禦前後殺傷萬
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率衆一十二萬
救焉大破魏軍義之輕兵追至汉口而還以功進號軍
師將軍尋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不禁物出嘗為有司所

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夕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
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白雲定大衆不逼荆山揚聲決堰詔
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軍已破魏軍魏又遣天將軍李
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其閣王許念救之魏克硤石義
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
刺之義之不知書所識不識一字任寬厚為將能得人死
力及君藩任人安之改封營道侯徵為護軍將軍卒
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蒙武皇迹
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

罪天人啓斯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赫亦必司
威會也元起勤乃得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自
冠軍之災於蜀也輕梁之刑於斯為失私威之端自
而啓生之不亦宜乎非惠紹焉道根康絢曰義之
附之如其功則未及君盜竊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
之逼馮昌等効君多之山一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
勞寵進且矣先是鎮守大江而堰實與退舍而決豈
事乎其六道也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張弘策字子緬，南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帝之從父弟也。弘策幼以孝聞，嘗有疾，三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遺，弘策必嘗之。年三，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在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若，幼

傳第四十六

南史五十六

李

八壽

張弘策

子緬

續

續

廣域

子緝

鄭紹叔

呂僧珍

樂善

子法才

張弘策字子緬，南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帝之從父弟也。弘策幼以孝聞，嘗有疾，三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遺，弘策必嘗之。年三，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在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若，幼

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置有雲氣體輒蕭然弘策
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嘗從武帝宿酒酣移曆星
下詔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勇知之乎久下魏軍方動則
亡漢比三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
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爾三上運作
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州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
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
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
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勇欲
為劉是乎是又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六書武監

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
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自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
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
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
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
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
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
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
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
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

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
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曾懷
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罅起
必中外士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
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
萬時安州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
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
呂僧珍入定議曰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
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
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靈朔

將軍庾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
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立遣弘策與呂僧珍
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至積弘策申勸部曲秋
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
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女故舊隨才薦拔縉紳
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來自安文明
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
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歌門摠章觀入衛尉
府弘策踰垣匿于龍慶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
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羽林兵邀擊不能

却上戎服御前歎謂僧珍曰賊夜來乘少曉則走矣命
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于東市張氏親屬
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車當復與誰論詔贈
車騎將軍諡曰剛侯弘策為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
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
友及弘策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
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名也齊永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勝負憂喜形於

面弘策及弘策遇害而緬還國下世世弘策命之張氏

洗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懷
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欽帝謂徐勣
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
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
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闐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

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御史中丞聖
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縯居
憲司推縯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
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詔明太子亦往臨哭
縯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縯弟縯

縯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縯年
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
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
朗神采奕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人必有遠吾者

其此下平縯好學元縯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死不輟手
秘書郎四自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
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縯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
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一載方遷太
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筆記縯與琅邪王錫齊名普
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縯與錫縯時年二十三
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
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
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一不復詣人初未與縯遇便虛
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

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
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原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
無所與讓定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
爲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
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
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
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
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
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頭重高自擬倫
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以用爲狹以朱異草詔與異不平
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不協敬容居樞軸賓客輻湊有
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
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者矣而寸衿所帶也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
心飾貌酷非所聞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
在職議南郊御衣素釐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
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
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
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

錢之南浦續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情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殆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咸選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佶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類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憺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破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徇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答湘東信之乃覆船沈米

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愷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纜尋棄其部
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纜部下仍
遣纜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
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纜
由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
無不濟纜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
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
杜岸馳告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纜以為赴期大
喜及至竝禽之纜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譽龍江陵常
載纜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建水南防

守纜者慮迫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纜侯儀
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纜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
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向日忘之纜著鴻
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纜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
既貪婪南中貨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
竝捷還齊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綜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
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

纜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纜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

其六號為百六公位負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
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
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
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特宣賊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
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紹兄續為
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馬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
榮之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
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扶道遂聚黨
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辨討賊受納節
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紹再為司馬

糾無所回避蒙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紹與石
衞朱异太府卿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
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
皆得入關紹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
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唐城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鄆州
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
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
圍南鄭州有空舍數十所城守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
粟皆滿足文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

符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刺史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
潘重并曰而域所衣大布紵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
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日獲一鳥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
元初南康王被西中郎詔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
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詔帝遣御史
中丞宗文勞軍域乃諷文曰黃賊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
武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蕭穎月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
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
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其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
治義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
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
爵為伯干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為有
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
子子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
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
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決恒并長
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使錄事雖危殆可憂重在于輿
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

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啟求侍
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
至必斗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晝夜喪還鄉秋
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繞如見
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
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
為之語曰淫預如僕本不通衢塘水退為使公初發蜀有
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
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

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然喪服闋手足枯癢得人而起

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
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
二年除巴陵內史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
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解因勒門
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檢履以斂酒脯
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汝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
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中從事
史時刺史蕭詵以詭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

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
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
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
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
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
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為雍州紹叔聞道
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
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
客紹叔知之密白帝以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
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爾實是見取良會也實是良會也

植登城隍周觀府署上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
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
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
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
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
及之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
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
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
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
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

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
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
豪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
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
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
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
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眾軍鎮
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
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
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

以此歸之微為左衛將軍去東疾篤切於宅拜授與載還
府中使醫藥一日歿至葬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紀叔宅巷
陌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教諭常侍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
卒後帝嘗濟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
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
時父僧字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
桓也上書宋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嘗
誓上見敬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帝遷領軍
將三千補主簿祿賦唐高之寇東陽文帝率眾東討使僧珍

知行二泉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
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
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
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
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
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眾莫敢行僧珍
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復宣武
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當朝政欲
要福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
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武帝命為中兵參軍實以心
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眾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自後

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
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
其指因私具槽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
算之以茅竝立辦眾軍將發諸將須槽甚多僧珍乃出先
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
兵校尉出入卧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
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
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
板李居士知城中眾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

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漸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漸
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
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
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摠知宿衛
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書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
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父表求拜墓武帝
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
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
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
人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仕僧珍曰

荷國重負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還
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
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解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
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道從園薄到其宅
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
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摠心膂性甚恭慎嘗直
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
箸因醉後取一升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造
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資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
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

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
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
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上見語卿有富貴相
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
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
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
價曰一十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
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闈人少之弟為通
懼之乃進他日珍疑其故親自發乃以錢也遂言於帝陳其
才能以為壯武將軍廣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
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
江陵方顯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器物
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
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愨益善之齊豫章王
羨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
羨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
羨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羨遣覘之方見藹
閉閣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

子變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又書一時蕩盡齊武帝
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中從事敕付
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解署數百區填之咸畢豫章
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
為西中郎以藹為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文劉坦任
以經略六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
入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此公彊居憲臺
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
三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
灰非火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也二年

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起如
人七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伯
兵於請託欲討賊而實謀龍請請覺誅之尋卒於官請婦
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請為州迎師君官舍三
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
才子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翰臺庫
武帝嘉其清節曰君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舟卿
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護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
太守因被代表來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樓心物表尋

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垂美容貌善舉止位
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
終為虜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
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
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讐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
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三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
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紹叔之勤誠摩貳
蓋有人臣之節矣請雖異帷幄之勳亦讚雲雷之業其當
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南史五十六

李 延壽

沈約 子旋 孫爽

范雲 從兄續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庫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珠為玄
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
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蘆黃沈子國
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
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
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會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
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

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勗
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
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鄉仕為州從事說降劇
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
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
為吳郡復為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為永安
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
安為武康縣復為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
遷戎子鄲字聖遠任零陵太守致美龍芝草之瑞第一子

子亦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時州

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為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
復以女妻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
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瘠過於
成人外祖會稽盛孝音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

曰汝遊黃中

禮畢殆至滅性故足
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
少全行而儀淳深隱
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
器何遠逾制自取珍派
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訓篤學
尚大亂兵革並起經術
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
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
府交

辟公車徵並不屈以書

曼字元禪三年郎新都尉

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

為字仲桓以節氣立名生為立

武校尉為將軍孫皓時

將帥之稱吳平為鬱林沙二

太守不就太康末卒于

字景高晉元帝之為鎮京將軍

命參軍事延守思長

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聖

餘烏村延子實字子寧桓

河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

博篤有行業學漢左氏春

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

為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

於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

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

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

乎警曰使君以道術物

小人蒙惠而無用生持故

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加前將軍王恭鎮京

口與警有推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

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

恭命為前將軍主簿謂敬言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

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史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炆字子恭

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為弟子執在

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

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

東將軍三兵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

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言

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
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今田子林子知名田
子字敬光從武帝克京城進平建鄴矣鎮軍事封營道縣
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
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
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臥天討參軍淮陵內
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
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
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
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果出乃率步騎數
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
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費用奇不必在衆弘猶
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
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
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
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以殺萬餘人得泓偽
乘輿服御武帝表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譙于文昌殿舉
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
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
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光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

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守此地禦之初武帝將還
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
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
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
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
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平左右數十人自
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橐駝倉門外是歲十四
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平發狂易不深罪
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天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
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諸人共見遺寶咸異

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祇黨兄弟並
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
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命殺武帝致計林子乃自歸陳情
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奇之
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
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
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遠東
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及堂林子兄弟挺
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及帝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

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大尉軍事復從
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
之招集蠻晉七據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
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
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
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
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
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
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
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
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

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乃道濟
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指輜重還赴武帝
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
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
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
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
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
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

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弋鯨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剽奪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沈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經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閩鄉姚泓掃境內兵屯燒河時田子自武關比入屯軍藍田弘自率大衆

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灊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預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

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成立武寔乃經
國長吐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
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
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
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
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
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
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
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生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

之為國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
共以為主簿時順陽范晔為長史行州事晔往頗踈文帝
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
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加懷軼以密啓每至施行
必從中出晔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晔莫見其際也
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蹟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
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
辭事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
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沈寔孤貧為志好

列傳四十一

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出膏滅油滅火而晝之
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
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
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為荊州又為征
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
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
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
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
癩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相見
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

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
昉等皆游馬當世號為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
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
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
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
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
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
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
章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
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
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
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違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
大人之望脫一人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
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太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万更同
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至言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
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
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
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
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空
雲笑曰不垂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
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
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
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
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
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
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哀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

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楊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
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
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
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
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
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
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
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
處儉素立宅東田疇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
特進遷中軍將軍丹楊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
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嘗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
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
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都郵傳聲
侍宴有妓婢帥是齊之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
沈家今約伏地流涕而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任三代該
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
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垂平時射
勢頗累清談及吾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為達
政之得走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繹及卒因阻約言

之然曰左僕射出次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
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羣臣內殿
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邊空頓於下因
病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之士奏
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
獻粟徑寸半帝奇之問采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
聖然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
抵其罪徐勉因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
穆之乃還增拍案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
爽以聞又續則生帝大怒中使遣書責數焉約懼遂卒

司謚曰文帝曰懣懣情不盡曰謚或改為隱約少時常以
氏二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
西將軍景典宗為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三十年所撰
書言及沈氏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
盜失第五卷入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
著作郎撰八代名仕五十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
勇表上之其六所撰四代名仕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
聖十四卷八代漢通口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
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音詞人累千載而
不悟而獨得骨於富其妙之音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

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登捨曰天子聖者是也然帝竟不
甚遵用約也

子族字士規襲爵位曰徙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平官因
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穀梁竦于南康內史謚曰恭德注通
言行於世族弟趨字孝鯉少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
寔弟衆衆字仲興好學類女艾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
武帝制千文計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千文
德敬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千較答曰卿文體翩翩可
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之為驃
騎廬陵王諮議參軍疾帝之亂表求還吳與召景出之卷耶

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不圍臺城衆遂梁族及義附
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不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
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平元帝以為司徒左長史魏
尅江陵見廣尋亦逃歸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
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
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下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
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徑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
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上咸共誚其所為衆性狃急因忿
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
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璠
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
紙陳郡殷琰名知人疾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
有識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
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
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收之舉
兵圍郢城抗時為府主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
人所得收之召與語姿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說收之
笑曰卿定可鬼且出就舍明日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

首城內或以詠雲雲曰昔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遺命

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山隆素與雲善乃免之終

除負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

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剖心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

秦始皇刻石此文三石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

又皆六篆人多不識云夜取史記讀之公上口明日登山

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

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

是寵冠府朝王為丹楊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

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

者敬宗廟則白鳥三時過一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
 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何州南充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
 政得矣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
 曰聞范雲詔事汝政宜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
 諫諫書曰存者百有餘紙下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又曰
 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止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
 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位如下向凶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
 鎮東府多還私邸動器曰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而
 梁武帝時為南郡三又字與雲俱為子良所禮梁武勸子
 時廷尉平王植為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出

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入無
 言之差易植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成文惠
 太子嘗幸東田觀獲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
 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
 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繹先不相識就車
 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
 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危
 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還雲
 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

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
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
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院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
次文宣望見撲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
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
昭甯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姻
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娉雲笑受之至是祐
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將軍化為鳳皇刺
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姻他族及祐敗
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相承心
作部曲即貨夫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說之若

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
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
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
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靈宿郡中稱為神明遷廣州刺
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
密頌琦等墓時江祐姨弟徐藝為曲江令祐深以託雲有
諱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
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
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

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
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
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
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為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
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
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
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為足下
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繹
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讚謀謀毗佐
乃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期贊俄遷大司馬諮議

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
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
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情帝默然雲
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
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待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
雲曰朕之今日所遇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
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
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邕亮知無
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
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

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華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三
 下庶拜與雲同七年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
 舊事云朕司州一遠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迷圖回
 識云齊祚不久加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事言
 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
 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
 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為六宮有天
 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其年雲以本官乞
 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壞之坐違詔
 用入苑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陸事家嫂盡禮家事
 先節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

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於官舍死無所歸雲以東
 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
 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
 雍滯官曹文墨發擷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
 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康
 黎父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
 之山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
 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
 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與駕臨殯詔

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敕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

嗣孫伯駢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

古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有介交游不藉

伯駢位終驃騎都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

續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續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

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

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直馬貴游續在其間聊無

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

士反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續簡

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春詩白髮詩以自嗟仕齊位尚

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續

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

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續亦預焉嘗侍子良子

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富貴貧賤續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

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

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

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

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為此可便毀

范之續大笑曰使范續實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為宣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纒來迎武帝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續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
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之舊竝以茲文
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
名亞董遷末迹為蹟亦鳳德之衰乎縝姪直之節著于終
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本

延壽

韋叡

兄纂

暉

子次

孫

放弟正

裴濂

子之禮

鼎

正弟

放弟

之高弟之平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東隱

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

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

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並

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

祖征曰洪一八章或小減豈幾言過之叡幹國家成功業皆

夏澄廷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劼俱行梁土富饒
往者多以賄賂劼雖幼獨以廉聞家永元初表劼為梁州
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劼到與鄧琬起兵劼求出為
義成郡故免劼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大尉
陳顯幸護軍將軍崔憲景頗通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
之劼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
人殆與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劼至劼
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劼
其狀無凡云它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

克到日平

難其人久之劼劼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口
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
萬閉門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亦
厭其上每屋盈滿劼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梁臺美
劼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不
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劼率州兵擊
走之四年侯劼詔劼都督衆軍劼遣長史王超守梁郡大
守馮道根攻魏小覲城夫能拔劼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
數百人陳於門外劼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投

卷之六

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章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下。叡塞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填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一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敢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黃軍主王讓等集

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廩城下軍監，油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綬，有前無却。因令取縶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廩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關，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廩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廩每書接客，夜篝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

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築籬墻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
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
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
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
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
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敵會焉賜以龍
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敵自合肥徑陰陵大澤
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帥人畏魏軍盛多勸敵緩行敵曰鐘
離今燬荒而處負戶而逐早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泥緩乎
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鄉望且善戰之景宗

宗見叡甚謹帝問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
十里夜掘長漸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
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
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自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
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處結車為陣大眼
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三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
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叡棄素
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莫其憚其彊魏軍又
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

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巫小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敵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敵遣報旨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為軍使往赦積勞於前

請睿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尤以功進爵為第七年

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此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敵督眾重樓焉敵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敵曰不然為將富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敵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為丹楊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客陰變光泣止敵敵還為州贊光道候敵笑曰若僕公言乞食於路矣酬耕牛十頭敵於故舊無所惜十六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

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
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
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
書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眼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
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稜後猶
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
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
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
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
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位人以處久矣為本所居必有故
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甕未成亦不先食
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纏屣乘輿執竹如意以麾
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
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
擲得維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曹景宗
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
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
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丘
輩也闡為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
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龍

朱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大通元年

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摠

兵會之魏大將軍曹穆帥眾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

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洵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宵又三貫矢眾皆失色請放去放

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宵下馬據胡牀分士

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

昭大將軍李粲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以之渦

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

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

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雅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

一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

因指為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

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

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

舊子繁

繁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顏甚偉初為

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

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
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合爲東宮領直後龍臺爵永昌
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繆駐居職累徙
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宋弁嘗於酒
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
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
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
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石我死有司
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
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父別父之帝復召還爲散
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
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
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奴以杯
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道官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
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
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請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
助第九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
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
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是大
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

南史列傳四十一
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
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
士先是安北都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
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
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
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
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足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
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
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
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

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士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
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
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頓
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
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
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
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平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今粲
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築壘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
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且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
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

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蔡
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靈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
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蔡營未立便率銳卒來
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福牽蔡遊賊蔡不動兵死略盡
遂見害蔡之危及三弟助蔡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
數百人賊傳蔡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
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陳詔
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
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

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

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

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
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
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
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
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
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載收得數十

人繫以長鎖今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以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致染毒而載救載解其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在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二吳之路略此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

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厥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弟於京口戰死鼎者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上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琴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宛丘

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
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
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
為太府卿王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
彪問其故合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竟與爾當葬長安期
運將及故歿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
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
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
公宴鼎恒預焉性剛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
吏部尚書單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

公法近世曰臣宗族固從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下代知
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看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述
大傳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某氏譜七卷示之
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
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
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
諸兒誰為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
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
仁義教道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
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譜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

其徒黨姦謀逗溜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
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
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
斷客死獄成上於罪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
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
并獲賊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捨遺尋追入
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
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也六

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
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
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
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黯以常快快謂人曰韋
粲已落驂騮前朝廷是能用人不識者頗以此闕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異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
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
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為揚州
刺史引邃為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
陽降魏邃遂隨眾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為魏郡太

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
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効以為廬江太守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逼橋每戰
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遂乘艦徑造橋
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
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
裴邃多失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遂志立功邊
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
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
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三州

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息自息邊運合
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
納其二匹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
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遂為信武將軍督眾軍討烏濠深
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覲遂擊
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四年大軍比侵以遂督征討諸軍事生龍壽陽攻其郭斬
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遂以援絕
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
自為黃袍騎先攻授狄丘甕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

等戊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等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閔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人眾軍守備送喪遂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諡曰烈遂沈深有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必不死當大關士字

子之禮顯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為西州刺史母憂居

唯食麥飯遠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靈廟

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

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

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

儼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

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省兼中領軍

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諡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

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

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

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平壽陽仍除梁
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救之高應接仍除穎
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為兼
州刺史以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眾入援南豫州
刺史郗曇嗣王範命之高勰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
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
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
以為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
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喜
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小
直字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恭子繼官至太子
右衛率魏剋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
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
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
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侯景之
亂招集勇力乃墮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
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克命忌勸
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

六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兵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兵郡
太守夫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
流宣帝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摠知中外
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
兵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
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沛以明徹為
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
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
乃為狹被疏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

福被遂與僧屬數

人於方陔大營田墾遂致飛穢

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遷直閣將軍侯景
之亂隸鄱陽王範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
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
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
要大心襲益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
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在
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京
奔僧辯命之橫與杜蒨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尋
僧辯同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

吳興太守乃作百無被以成其志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
高澄按貞陽侯明立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
史都督衆軍出守蕪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
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諡曰忠壯子鳳賓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名著功於
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
跨鞵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
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
名節與梁終始克去隆構將明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李

延壽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
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
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
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
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爵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
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其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莊
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
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
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
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宿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
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
小人回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
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大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丁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或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摩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
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
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以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
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寔仁沐義照景
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人皆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山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
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
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
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
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
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
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兵曹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
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
淹曰昔項疆而劉琨袁粲而曹爽羽卒受一劔之辱紹終
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
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

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材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詔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為驃騎豫章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二篇竟無

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記室後封中書侍郎王儉謂曰卿年二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

儉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

見眷之重永明二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書券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直

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書表今為南司足以振肅

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仁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續護軍長史庾

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此前益州刺史劉悛
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職貨巨萬輒收廷尉臨海太守沈
昭略永嘉太守度曇隆及諸郡二千云并大縣官長多被
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
日可謂近世獨步也遂祕書監侍中尉鄉初淹年十三
時孤負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劬蟬一具將鬻以供
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止此豈長貧賤也可
留待得侍中著之不至是果如母言永二中崔慧景舉兵圍
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出時人服其先見東
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梁武至新林

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

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
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
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
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為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
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
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昱平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
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
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
章躓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齊書卷一百一十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志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
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為
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
之闕竟不成子為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
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
與永明中選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
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
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百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
心悸因心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

幼而聰敏年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千篇

歲能屬文自

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之子相為喜之
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其年十一從叔
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
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
口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
王儉領舟揚尹復引為主簿儉母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
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文以來如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
用其入室升堂於是昉作一書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
欲乃出言作文今昉默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
時琅邪王融有才情自謂無對焉時見昉之文恍然自失
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
昉哀痛過禮使人憂之非自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
相全嘗數便進飲食當時勉勵曰即歐出昉父遂本性重
擯擯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割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
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檠檠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
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
為不生昉素彊壯膏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
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口乃除太子庶寮校尉

東宮言記齊明帝廢鬱林王以為行中書監驃騎大將軍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以勳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
且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
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
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
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今王亮
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為司徒右長史梁
武帝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
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
約參製焉如梁武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
 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其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語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
 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其平世叔父母不異嚴
 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
 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世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
 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三石為粥活三千餘人
 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及子者供其資費濟者
 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八物五分督一餘者悉
 原見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劉海弟洽從昉共為山澤
 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
 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
 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
 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
 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
 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斂遺言不許
 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
 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洗瓜投
 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小時常恐不滿五寸今四

十五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蓋曰敬子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
見升擢故衣冠皆游莫不交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
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絮著名
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
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
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
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誠殷勤甚有
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

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貧亦隨後散之
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
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
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
穿鑿於是有人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無空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復學士賀縱其沈約
勸其書曰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實數十萬言盛行
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誦之以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
樂嘉人之安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
厚人倫能復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望

西華南宮其叟並無術業隊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
生平舊交莫不收歟西華冬月著高坡林君道逢平原劉
孝標泣然於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地之論以識
其善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
人曰客莫以此之問客曰夫草鳴則阜螽躍影虎嘯而清風
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三陽
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誓郁於蘭
庭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箎聖賢以此鑠金板而鑄盤玉
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石斲成風之妙巧伯仁息之
之難引張欽於下泉丹班陶陶於求駱驛從橫烟

罪兩散巧歷所不知心

訓棹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

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

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

蠖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蒼

華之微肯若五音之變化濟

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

樂恤其陵言以通靈臺之下

輟其音霜雪覆之而不渝其

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

傳四十九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公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
豈出鳥驚雷駭然利交同冰派冰別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實彫刻百工鑿錘萬物吐嗽興
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坐四海壘其熏灼靡不望
影星奔藉響川移為鷄人始鳴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
軫昔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
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宮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檀銅
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無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
水鱗半分鴈鷺之縵梁走玉平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後

青松以示心比日白水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宴喜西都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宅
仙加以歛頤覺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辯叙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暑則春叢寒葉飛沈出其爾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張冠三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齊木進於雲閣塞其儲異其其餘論駘騏驥之旌端
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
憂合歡離品物恒遊魚以水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與斯
則斷金由於冰隘列頭起以言蓋是以伍真濯漑於字語

張三無翼於陳相是一窮分其流四也馳騁之於流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纖之衡所以揣其輕重纏所以屬其鼻
息若衡不能舉纜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鷄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泉海卿云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具其一若衡重錙銖緘微影撇雖共
工之鬼慝驩兜之掩我南荆之賦虞東陵之巨猾皆為匍
匐委蛇折支詖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譯辟算其誠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空包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勳故
桓譚譬之於闌闌林回論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如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去
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
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索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豐暴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難固
易攜謹訟所聚二豐也名曰陌驩發貞介所羞三豐也古人
知三豐之為梗懼五交之法尤故王不威子以覆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結銀書良昭人譽道文匪在藻方駕曹三英時俊遠馳騁
許郭類田文之心容同鄭亦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託腕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山其屑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駟手轉坐客恒滿蹈其閭闔共
升闕里之堂入其隕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信
價翦拂及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
不締恩以結綢繆想慧壯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
東粵歸歟洛浦德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宦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
之地自昔扼臂之英金指闕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郤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人行孟門豈云
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甘荏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
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群瞰瞰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
畏之也到漸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
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二十二卷東里位尚
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術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
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
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
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
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

備書以養母爲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
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
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
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
與高平徐帝俱爲學林文惠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
崇明殿會薨出爲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
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
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
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
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且裴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

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
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助下帷無
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
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
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
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
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
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

尚書左丞儀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其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河州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烟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五屬文善指隸多識古事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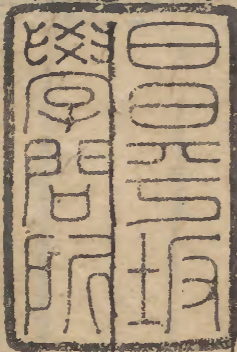
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大夫嘗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狄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比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據纂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檢發既立此科人蓋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遂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

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貴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
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歲不識官階或注隆
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
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
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
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
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諸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
百家譜始晉太元中負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
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載在祕閣副在左戶

太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
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
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
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
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
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三萬餘卷率多異本
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
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一百
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
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義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
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
令措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
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頸燒一寸燭而
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措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
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
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
籍交耳徐彥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
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
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因文史觀江任之
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助乃
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舉各其宜乎曾編碩學
而中年遭躋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